六藝之一錄

六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四十七

法帖論述十七

蘭亭序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

錢唐倪濤撰

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
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藴叔仁釋支遁道
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祓禊之禮
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
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别
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
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
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

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

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辯才博學攻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

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鋭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内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殁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内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

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營於寤寐此僧耆年
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
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
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
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
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襍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
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
衫極寛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廵廊以

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遥見翼乃問曰何
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
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合因延
入房內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
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
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
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
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

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祕術誰照
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
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
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詠
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去檀越閒即更
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
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

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嚮搨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嚮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

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偕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已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勅旨具

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名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
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
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
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絶
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
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
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
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

之秘悋俄以其年髦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寳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强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

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法書要錄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於蘭亭酒酣書序時白雲先生降其室而歎息之此帖流傳至於智永右軍仍孫也為浮屠氏於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

弟子辨才上聞之即欲詔取之徵曰辨才寶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因名至長安上作贋本出示以試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子真傳授筆訣以永字為法此本乃後人模倣爾所恨臣所收真蹟昔因隋亂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餘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尋訪但得智永千文而歸既而辨才託疾還山上乃夜祝於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臺御史蕭翼持梁元帝畫山水圖

大令書般若心經為餌賺取以進翼至越舍於靜林坊客舍著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辨才且誑以願從師出家遂留同處乃取出山水圖心經以遺之辨才曰此兩種料上方亦無之去歲上出蘭亭模本唯老僧知其偽試將真蹟晚秀才如何翼見之佯為輕易且云此亦模本爾辨才曰葉公好龍見真龍而慴以子方之顧不虛也一日辨才持鉢城中攜翼以往翼潛歸寺中紿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淨巾遂竊蘭亭及

山水心經復回客舍方易服報觀察使至後亭名辨才出詔示之辨才驚駭舉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曰即詣闕投進上焚香受之百僚稱賀拜翼獻書侯賜宅一區錢幣有差又賜辨才米千斛二十萬錢上於內殿學書不捨晝夜既成書以賜歐陽詢等張彥遠法書要録亦載劉餗嘉話云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因獻晉王王不之寶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終不從索

果師死後弟子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驚
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後知在辯才處使
蕭翼取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
以賜近臣後褚遂良請祕於昭陵又南部新書蘭亭
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祚求之始入秦府麻道至
嵩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
天下草創秦王雖親萬幾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
之不倦至貞觀二十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得其模

本耳尚書故實云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作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歐陽集古録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野於是晉魏諸賢墨跡復落人間李端叔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官搨書趙模韓道政

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薛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數多嘗有類今所得獨定州本為最滕章敏公元發嘗語人云慶歷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遊士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於京愛而不敢有留之公帑自是蘭亭傳天下此定本得石之始也至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携去其長子别留贋本上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為證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中其次子嗣昌始
内之御府南渡之後不知所在世人不知寳鐫本為
定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蓋是時搨本至多惟此
僧永所藏為真又云當其行間是僧權押縫其後權
字磨滅曾不知老之將至悮用僧字何子楚跋語云
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寳貨圖書至真定徳光死
漢祖至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歴中李學究者得
之祕不示人韓忠獻守定武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別

刻本以獻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
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故舊莫得見熙
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
中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
又云定武初得刻於殺狐林後置郡廨薛至定士大
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惡磨打有聲自刋別本留譙樓
下多持此以售求者蓋先後已二刻薛之子紹彭私
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欲以自別乃取殺狐林

本湍流帶右天各劃一二筆私以為記又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正肥是唐古本語蘭亭者不出此令人多惑野史之言殊不知最為謬按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至德三年改採訪為觀察處置太宗時焉得有觀察使一謬也又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宗時焉得有西臺御史二謬也三藏記云元奘法師周遊西宇十有七年唐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宏福寺翻繹聖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經預馬右軍時馬得有心經其謬三也唐太宗一朝文字最為詳備所謂拜獻書佚與夫賜宅及百僚稱賀等不應史册不載其謬四也蘭亭蓋是右軍適意書他日别書之終不及前豈有白雲先生天台子真守殿神告等事其謬五也蕭翼為御史馬得潛出闕而朝野皆不知至與僧為侍人其謬六也太宗開國之文君不應賺脱一僧而取翫好其謬七也觀

其詞有賺取晚秀才皆浙人語必是會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

蘭亭博議三則

此文自唐明皇得真跡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得復見朱梁篡竊輦至汴都耶律徳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帝肥既歸與輜重棄之殺狐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野人趙秤仲古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

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寳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其石乃瘞之地中別刻石本以示公又一紀李生即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其石匣

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人間不復見矣養浩書室

武定郡齋舊有蘭亭石刻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世之所傳多矣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自是人間不復得靖康之亂凡尚方奇異卓絕之珍悉為金人輦歸彼國獨此石彼所不識幸而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汝霖居

守東都見之與賊竊之餘數物遣騎疾馳進行在所
曾未逾月金復南下大駕幸浙失於倉卒之際紹興
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之叔堅冥索不
獲其後叔堅遣臺評謂窮尋窖藏金寶至于廣掘地
土蓋緣此焉叔堅之子湢端叔語余如是物之顯晦
有時未知何辰復當出耶紹興壬子夏余覔官修門
與順伯劇談偶及順伯云一段事世所未聞當為我
識之請書於舊本之左因遂書之王明清

曾宏父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

石本序

蘭亭記 見前

右見何延之蘭亭記尚書故實幷唐野史若劉餗嘉話則載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其帖歸晉王王不之愛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辨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

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若籛鏗
後人希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歐陽
詢就越詐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反搨本以送辨才
趙景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之寺曰雲
門會稽志則云僧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之嘉祥寺
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崇釋教合二名改賜額
永欣云
處士鄭元素溫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

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元宫見宫室制度幽深宏麗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蹟祕護謹密紙墨如昨盡為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近事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

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至殺狐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觀李瘞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薛惡其模打有聲乃刋别本於外多持此以恵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

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别遂於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剜損一二筆為識或又謂古蹟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徵帯肉乃唐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徽廟龕置宣和殿金兵之後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莊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二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裕陵取入龕置殿閣靖康之亂
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彼所識獨得留焉
宗汝霖為留守見之并取内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
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敵騎大至倉卒渡
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為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
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麈録

高宗宸翰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禇遂良所臨蘭亭

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之欲一閱之

十四日　付孟庾　押

蘭亭序却付卿

廿四日　押

宏父恭覩高宗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庾令於會稽

向子固家取索米芾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即尋

訪定武石本二宸翰孟之子以與腴莊張履履以畀

宏父敬勒石於鳳墅畫帖後卷又觀王大醇詩有云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様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馬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憑據而云石刻鋪序

王佐周府蘭亭禊圖考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修禊圖并詩文考證十一卷睿翰亦甚勤矣其前五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李伯時所畫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天台孫綽後序序

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行書付孟庾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審訣詩歌曾宏父詩又載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悞末有殿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葢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閟藏後生小子或未之見因并書之以示來者天順改元歲丁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此下皆河南本）

右王羲之修禊帖為古今書法第一自唐以來摹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良諸家不啻數十本贋者尤多惟以定武為逼真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閱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遂良本一唐模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跋倣李伯時之圖兼禊帖諸家之說共為一卷讀書之暇惟自以為清玩非敢遺示於人以為楷式也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七月中瀚書

天台孫綽蘭亭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

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
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
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柳公權狀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入篋餘冀面
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下青襟擬換却舊
者謹白

米元章跋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幷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 二 俱行書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四日 寶 付孟庾 押

孟庾任參知政事行宮留守

蘭亭序寶 却付卿廿四日 押

唐太宗得蘭亭跋

蘭亭序梁亂出外云云

右見劉餗嘉話見前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先明洞徹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真蹟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

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寳無奚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見紀聞并書斷

唐太宗詔供奉云

右見何子楚跋語云

定蘭亭審訣歌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贅疣書

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氈墨或因三疊紙
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剜最後湍流五字
損界畫八麤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
之珍道祖懐壁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雅肉骨喻借
西江人近世王尢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
有吳江輩麤於斯文能寫真真偽要區别驪黃俱小
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絶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剥
鈌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

右見曾氏跋尾詩句

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横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厶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

矣亦字是四點　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未嘗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右見書史會要

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誤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模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

蘭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為逸少作曽字之誤借使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闊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乃云僧者曽之誤因讀為曽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本傳及書録皆載此序而序中並無曽字益可是正

右見黄伯思法帖刋誤並法書廣録

右蘭亭諸說今擇其言當者録於此其他支詞所論皆不紀之愚以為諸書學之工亦小道耳誠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寓意以適情興志於臨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乗秋興凉以蘭亭諸說書此卷末復久不作楷殊愧庸俗但欲識其事誠未暇較其工拙耳　七月廿五日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録之於此

王佐蘭亭禊圖記

佐初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鬚筆蠶繭紙遒媚勁健自謂有神助爾後累書數十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愛二王書法得真本蘭亭於僧辨才令歐陽詢褚遂良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置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

命以真本蘭亭從葬昭陵陵為温韜所發得其真本
其後流落人間不知所在今所傳諸本皆貞觀中臨
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修禊圖卷其序不
知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欵字體大小塗
改諸本皆同其圖則相傳為李公麟之筆布置精妙
不易得也天台孫綽行書後敘又不知為何人之筆
其次則有唐陸柬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
御札宋米芾題識字皆可愛其後有廬陵曾宏父所

序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武之顯晦
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
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麈
録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淳祐初元宏父
刻置吉州鳳山别墅江山大族未嘗聞有存其本者
而吾郡學士大夫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
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於兵也今浙江紹興
府山隂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

往往流傳扵世盖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置扵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斷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留意也王佐謹記

黄溍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扵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

纖麗縝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閲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辯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覧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辯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

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辯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序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詆蕭翼之事鄙妄殆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厄殘老僧何敢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謂辯才所居雲門寺有蕭翼留題二詩

胡曾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繪辯才與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傅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宋濂記蘭亭觴詠圖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静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

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閒有美丈夫坐几
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
之草叙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
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
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閒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
出三級水西寘酒事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酌酒
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

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晚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

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
之顏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
卷授友友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
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邛邱
旌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
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
翹左足交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
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展轉軸之

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烱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袵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耋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狀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

席左繞出臂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
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
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
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
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
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元之永興令王
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元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元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

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徵之左擎卷至顴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吏行叅軍徐豐之吏豐之相向吏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吏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下迴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

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謳伸右足左
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
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
孫嗣茂袒背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與谷語谷袒衣
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
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
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亞柳夾石橋

橋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傺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

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勢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畫圖
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
章榮烈足以傳後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
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
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

勝感慨者矣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七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八

蘭亭序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何如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

畫皆別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
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以為
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
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
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
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
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
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

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録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右集古録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

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書摹本蘭亭後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題蘭亭記

右東坡題跋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

府士大夫聞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唐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跋蘭亭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畧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聦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

之耶周越少收歛筆勢亦可及此題唐本蘭亭

王右軍蘭亭草至書家得定武本盎髣髴古人筆意耳數行與跋蘭亭語同已見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右山谷題跋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第一本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

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
流橅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
氏題為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
率意落筆餘字鉤填咸清潤有秀氣轉折毫鋩備盡
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
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
卷器泉石流腴翰墨猷著談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
玉椀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

繡緤金鐍瑶機錦綍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
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
暑九日手裝

右寶晉英光集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右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
精神筆力毫髪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
賜大臣者舜欽文集賢校理耆購於蜀僧元靄某與
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覩為背飾

右寶章待訪録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賛曰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閟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

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内折筆抹筆皆轉折偏而見鋒斃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礪花真玉軸紫金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

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
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
人近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
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
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
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
本刻板𥘉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

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
背易其後背紙遂之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
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
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
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右米襄陽志林書學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二人修祓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十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日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

字如寸金片玉玩之易盡也

右宋高宗翰墨志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闕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

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真為最佳也

右廣川書跋

蘭亭自唐太宗刋在玉石後流落民間世以定本為貴薛氏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待其先樞密守定武别以玉石刋一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留刋一石在使宇留刋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

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祖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開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為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

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
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書

右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所摸薛
氏别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其二字肥有
薛道祖别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
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
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北聞在

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輿牡丹賦并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滎芭書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

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摹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偽若諦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跋蘭亭記

右姑溪題跋

唐太宗始得修禊序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搨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模本亦下矣

皇諸孫臣善璙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某記其後臣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為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

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年月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修禊帖

晋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晋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馬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録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作則

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
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
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
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跋劉

仲威蘭
亭叙

某與家兄子中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禊帖以
十數共評此軸游氏所藏謂諔脫拘束而動容周旋
如印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其妙入神蓋傳於今

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　跋撫州游氏武禊帖

右益公題跋

予監定此本自是絶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後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録黄太史魯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為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年月陸某書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於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年月陸某書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麽識者一開卷巳見精麄或者推求㸃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年月陸某書

跋蘭亭叙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勲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

長劍拄頤風采凛凛雖單于不覺自失况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年月陸某年八十二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右放翁題跋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序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殘奏功名語右軍

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題蘭亭叙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叙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某跋蘭亭叙

右晦菴題跋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内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

奇秀渾成無如此此搨陳舍人至淛東極論書法擕此
本觀之看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為一慨
云淳熈壬寅歲淛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

右朱子文集

斷石本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
羽化之後贋本盛行而真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祕
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
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者

皆薛氏續刋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叚石本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型石初裂為三號三叚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跋林竹溪禊帖

右後村題跋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髣髴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

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者書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贗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

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稚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日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白石道人集

宋克仲温戲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在松江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三行縣字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數有日減無日增

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寳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盖巳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字比上差小一半皆顙字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

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纎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鑱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日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
日數十舒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二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
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
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
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全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於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呂梁泊舟題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盖紙有厚薄麄細燥

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題此三行作蠶頭章草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跨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此三行作縣字頗粗

庚戌九月望夜秉燭録趙魏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一過

付沈文舉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充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者於是乎書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廿四日吉水王佐題

右格古要論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絶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俔中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

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
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史
張雨

右汪砢玉珊瑚網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
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纔楮數而蘇才
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覩得
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握之

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予固死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陳子山聞之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葢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䟦具可徵其為李本何疑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右蘇平仲集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

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右方孝孺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構與在明祕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間紙色搨法知為北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

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興宣城又次之在明其自保愛故當不出此數種也

右弇州續集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刋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徹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證

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右董其昌書畫眼

宋搨蘭亭帖此禊帖所謂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祕殿圖書印乃是作一小册子杈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裴顒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穆諸公跋末有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

按趙吳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內稱吳中北禪主
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
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
堂世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
偏傍攷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
丁形云字微帶肉頗可據它未必盡爾又中所註曾
字乃作一鉤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
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

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
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
本而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杜氏收
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
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佳
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
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
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

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鄉者不熟律漫謂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跋宋搨蘭亭帖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宏放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神檢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而

微傷檢者乎要之亦伯仲也然遂欲定周莫之優劣比於裴樂則吾未敢知

余甞見開元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宫絶不喜之其後模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葢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周生歿其家失之落拾遺人黄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搨一紙作古色却割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今沈尚寳申學士乙題尾質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處得中金二十兩最後事露曹氏却責令原卷而會金華歿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損它器翫直數十千去久之而吴中有刻蘭亭叙者文休承為題尾加獎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閲之即張氏石本耳以此知

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器也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預章次之劉無言重刻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禊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芾元章跋及賛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禊帖之下僅紹

與三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裴觀察使印
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吳中陳祭酒緝熙
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石余獲
石本後十餘年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
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竄
身失後數紙耳陳深書向固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
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及遠甚又
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殁此卷燬于火

余悶悶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葢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本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字攷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先堯祕記數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葢米本耳陳本輕俊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别為贗本以應人又懼異時奪

嫡故稍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船其自叙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損槖裝矣能無作此狡獪變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本以歎夫真賞之不易得也余贋本為友人尢子求乞去余咲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米襄陽謂此為褚河南的筆亦非也即稱勾填清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未有雙鈎廓填而意易者蓋唐

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咲噴筍滿案

題宋搨褚摸禊帖

右弇州山人藁

璽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石刻號為善本然亦莫

考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寳者前後題識可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命工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興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澂清叔書

右襄陽志林雜記

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派而跋語似尚有蕭翼賺辯才一圖今失之矣紙色如栗玉墨如

淳漆古雅可愛考之宋復州江州豫章諸本皆缺前會字及周邸所模第五本結法同唯督策覺此為勝乃知周邸絶愛重之與兩定武褚模賜本併為五耳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贗蘭亭圖逼真闇中令而禊本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因舉以貽汝師未敢遽謂廷津之斂庶幾中郎之虎賁耳

題宋搨蘭亭帖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余初見此帖大駭亡論與右軍存

蹟毫髮不相似其縱慢生稗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
於督策處稍近筆陣圖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
後主僞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陶榖學士得之李主
所榖之裔孫闕遺之且云邇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
尚取而置之禁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葢陶性貪甚
而寡識又以豪壓李主所包奪無厭李故用懐琳故
事作僞書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
孫又賂子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

強作解事引沈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實之石
俱可笑也世固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
於璞哉

右弇州山人藁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九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九

蘭亭序

定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隂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薛師正

向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緜彭徧索之無所
得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
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緜彭别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
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乃連夜墨搨𡚁得
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氊墨焉故最下者近石
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
歐陽文忠公集古不録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
異自山谷喜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

士大夫爭寳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
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
唐人集王書碑多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葢
此得其真宜其貴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
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别
未為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
意薛道祖籤題為唐古本臨川王厚之跋
夫以肥瘦别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予留都下九年士

大夫家所有蘭亭帖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朗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深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感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皺動如輕烟籠染杖栻未去之狀俗謂之紛紋此尤不可僞為者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袁説友書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

辨别真贋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刋石易舊本歸其家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今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為真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為針眼為蟹爪為丁形也使真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為善本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為而其筆意非

真能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焉注目於其未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黄牝牡豈不為九方臯所笑乎山谷論此帖以為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要皆存之以心會其好處此真能觀書者也贛川曾槃樂道題書丹邱本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于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賡歌

區區四凶正何傷於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以為飛燕太真俱是國色也

右喻謬䟦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論擬而定武石遂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右水心題跋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
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為稱首永以為訓不可復加然
精粗真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
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
題後荅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迺爾耶
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
草為遺蹤之冠太宗瘄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
智永弟子辯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

乃云元草為隋末時五羊僧所藏瞽與死守唐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叙真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黄響搨者且為欣幸迨於明皇始刋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刋於翰林待詔所玫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蔵此去遺是石於殺狐林遂號為定武本亦不知其為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刻一

石咄咄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鮮克致察而墨本滋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駁駁剥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别鐫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模而戶刻之無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駮乎無以議為而精緻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察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戞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

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秘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闌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為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盈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晥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徹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為王丞規舊本也嘉定巳巳中秋鄭价裕齋志

王右軍蘭亭叙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尤延之謂瘦者爲眞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戴良叔能題此一則係格古要錄

右俞松蘭亭續考

蘭亭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原石鐫損清流映帶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

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
申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
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
由字類申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畧也然定
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無
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
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
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

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
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
以氊裘裹之車載而去
右趙希鵠洞天清録
予嘗見洛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吴中分湖陸
氏所蔵而趙彛齋之物也彛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
子固彛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戌酷嗜古法書名畫
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霅川

俞壽翁彛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
大風覆舟行李皆渰溺無餘彛齋立淺水中手持此
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於
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右陶宗儀輟耕録

五字不損本蘭亭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墨花滿面
後一行空處後碑歸驛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
凡一册題跋上有白石生四[illegible]之印又有鷹揚周郊

鳳儀虞廷印甚奇盖闕姓名二字後歸蕭千岩之姪況介文後有李秀岩跋既而復歸之雲川俞壽松翁有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内史等三古印最後爲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弁山舟覆幸值淺港行李俱渰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似米老子固埀世以此歸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號闕家後歸

李叔固家藥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垂世屬之他人

右周密雲烟過眼録

歐陽公著集古録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乆矣彼宋諸賢謂薛向之子紹彭私易定武别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是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

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
予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
名印而米襄陽親跋猶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
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
可攷也今以予平昔所見本悉疏於後
不損本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像後明誠
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
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盖史中

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𪘲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

録家藏石刻鐘鼎篆欇鑑銘泉譜併内府其家兵後

不廢近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

翔道士黄石翁黄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

時擕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

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頫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册葉與二

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煕不著名在内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髪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鄜手書滿軸予以有宋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予跋乃剪去矣

損本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栝蒼鄭陶孫為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應奉貧質於瓷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為劉氏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盖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御筆蘇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墻所

暮以匱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著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于都城裴成册葉瓷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家本得于雲溪陳侍郎振宗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予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黄豫章跋予每疑鑱損與山谷差有先後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攷

右袁桷清容居士集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狐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盂永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别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石亦

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為擣帛用定武一士人見
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
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石庫又謂之古
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
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致況
欲索于肥瘦完損之間耶

右宋濂潛溪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

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
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
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先先入
汴得而棄之殺狐林流傳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
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師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
購潛易古刻于湍流落左右五字微劖一二筆藏于
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
珍寶悉逐塞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先堯至

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别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盖不能不取極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為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千里者不當在驪黄内也

右弇州續藳

王右軍蘭亭叙世傳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

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如祓禊所書者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至唐弟子辨才為蕭翼紿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伐其所藏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為十卷搨摹傳之數以分賜

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世今之傳世獨以定武本為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没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寘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寘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寘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氊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

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人買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向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人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敵犯維

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以氊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顛末不同如此詳見後佐跋

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鐫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為言信知其可寶也胡儼定武蘭亭跋

定武本自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

慶歷中宋景文祁守定武得之扵韓忠獻之甥家匣
藏扵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定武
别刻一本扵外以應求者扵是定武本真贋有二刻
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扵古刻
上晧劖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
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進徽宗
龕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寶也
獨得留焉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内帑見此石刻取

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慮騎大至
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孔仰揚帥向子固冥搜不獲
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
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録因至淮上士英
以數本見遺肥瘦本果剝損五字異於衆碑佐信其
為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遣考滿匣至京師擬進
明年春宣廟賔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
華佐以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於家正

統三年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員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藏肥本嘗請予題其後云因并識之以告來者

王佐蘭亭定武本跋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於昭陵而真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率更為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輦歸流落于定武此所

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歷中碑出民間歐
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别本盖亦未深
攷也其後米南宫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
薛師正父子别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右天剷
損一二筆為識行於世者往往别刻本故定武真本
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
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内兄潘伯
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

默戍所寶蘭亭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愳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熈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劖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古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斂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於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徵

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㾾晉室羣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余以余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盛時之名刻傳點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憾世道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歎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於後云

王伯點成定

武蘭亭記

右格古要論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為綱骨取態弗論也

姜白石云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以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

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跡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今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臥龍要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為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禊帖多宋人題跋劉須溪為跋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為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之三未嘗習為此也

蘭亭帖世以定武為第一金陵清涼本為第二其定武本薛向别刻石易去宣和間於薛向家取入禁中建

炎南渡不知所存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廖瑩中縮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

右畫禪室隨筆

各處摹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畧小而相連崇山二字旁註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註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悲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

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而歳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脱落增添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格古要論

書之有六藝有八體有脱簡闕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夫攷者攷其字之訛謬也非攷其字之妍媸也攷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庾肩吾又品第其高下不過論其大畧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

有一碑變數十百如蘭亭叙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賛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為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

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本朝黄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

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
遒媚勁健或曰温潤典刑或曰謝脫拘索皆未為精
密也米南宫之贊雖竒崛鏗鏘殊覺滉瀁其曰永和
字全呈雅韻九觴字備著清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
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
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而為曾公樂道
譏之曰恐為九方臯所哂然驪黄牝牡之不記則有
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

九觴浪由仰列殊九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賛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蘚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匀反成吏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

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為行書之宗也夫賞鑒

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巳忮

善未易以口舌辯也間有稚尚君子絜長度短博覽

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葢初本罕落東南未

易見故也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刋

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為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

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

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為善本者

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凝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瘠于石者繫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逐字疏于其下云考蘭亭

右王栢魯齋集

五字損本蘭亭跋

僧隆茂宗作圖於紙上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于三衢之傳舍傳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覿覽桂折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嘉興後學俞鎮伯貞父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傳世以筆墨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鑱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僧隆茂宗所畫蕭翼賺蘭亭圖于後誠為佳玩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傅朋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為人所傳玩況二

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桑世昌蘭亭攷十卷最為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但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偏傍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于此者葢少

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鑱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亦異以白石所論偏傍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其後跋者七人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語哉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右續書畫題跋記

黄鶴山樵定武蘭亭跋

自永和九年至于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為第一其真跡為隋僧辯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龕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第獻于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

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粗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負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憾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為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弗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惟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為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為罕見不可得矣惟此一本凡十六題復對臨一本

可見愛之至不忍去手于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間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刼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唯有此一題為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之家當為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于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于吳城如獲重寶玩矣

不舍後之子孫當世寳之毋為富者財物所易毋為强者勢力所奪真吾之子孫也茍能專心臨摹數千遍雖不能企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黄鶴山人王蒙書

右續書畫題跋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

彦升家祕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録院裝　持國和叔次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予固澥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洽然有扁舟水晶宫之想　端平三年修禊後九日千岩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其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狐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狐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予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

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鑱損五字句及與吳義士聯舟相校段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寔亦未易

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
子慶所藏予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
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
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
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鮮日盖日
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

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仝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仝前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盖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

濟州南待閘題 仝前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于驛亭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仝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黄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仝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輙不同盖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仝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宣和博古論內

静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曽伯盖宋畫士王曉之所藏

曉徐黄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此誠不易也廿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窓晴暖時對
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擕以自隨此卷以歸静心其
寶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至大間僕偕吴静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所惠
本並觀船窻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

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
不能去手噫静心仙去其子能寳藏如此爲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子昂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
鎮惟定武以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是也錢氏
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輿作牡
丹賦刻之於碑陰薛尚書師定武求之弗得子紹彭
於公厨見鎮肉石有賦在背乃别刻易之攜玉石刻

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奠得多蓄流傳
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肉爲真
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滎邑云長安帥薛嗣昌薛紹彭
之弟也時内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
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樵石第一本墨深第二
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
詢摹蘭亭稿最爲逼真太宗愛之刻寘學士院後朱
梁徙於汴耶律氏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

殂棄此石於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鐫以進公又一紀李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于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閒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擕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吳永清見而識之即以獻祁為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

內薛向出救定武重摹於外以應求者自是定武有
真贋矣向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
晴劇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
五字損本宣和初紹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
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
汝霖見石馳獻踰月敵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
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
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

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葥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于火又有云何轉運獲石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禄是定武絕迹矣余再考之得康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常從北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贗刻類耶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詰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

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元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盖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捜訪耳杆蘭主人玉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

蔡山父云予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

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于寳晉齋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本也其二唐刻為丞相汪逵藏而季路所蓄禊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一至十四行横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馬余更見賜潘貴妃本王弇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本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宫絶不喜之其後模者日益楷而小

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為定武左袒噫先荊翁嘗收稧序數十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逐字橅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攷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品蓮採供韻齋官窰吐壺歷小

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
躭此道者蘭上里墨王侍者玉再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
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到幽盛遊古不殊羣為九字
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為定
武瘦本至南紹興元年刋定武初搨後有寶字方印
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操官邯鄲摹
家藏真定武梲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

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玉水識

右俱汪珂玉珊瑚網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九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吳壽昌
謄録監生臣張　泰